

國期刊匯編 第一輯

主編：楊周

萬象

新 年 號

· 第三年 · 第七期 ·

廣 陵 書 社

萬象

一月號

第三年 第七期

匯刊第三十二冊

廣 陵 書 社

萬象

一月號

第三年 第七期

匯刊第三十二冊

廣 陵 書 社

銀 燙 .. 冊 手 象 萬 .. 面 皮 冲

如蒙同業批購——請向中央書店接洽



印刷精緻——式樣靈巧·人人愛用

實售 八折 讀者 本刊 待優 元拾每小 元念每大 {定價}

! 己克別特發批迎歡給供量大簿習練種各

二二七〇九話電 發批店書央中 內里界世路州福

良精刷印·色七面封

銅圖 鮮名貴

活精 澄彩 內容

第四期 出版在即

版出社壇影海上
樓大和太路合六海上
銷經總社報書洲五
號一二二路東山海上



每月十日·發行一冊

震驚影壇之
鉅型刊物



ADK



stylish
Ready made

GENTLEMEN SUITS
&
COATS

標準現成西裝

大衣西裝 式樣齊備

新年添新裝
舍ADK莫屬

成都路靜安寺路口464號 電話6269



一月號 第三年・第七期 目錄

春景(明人木刻).....朱自清

孤鴻(明人木刻).....謝婉瑩

街頭(三色木刻).....珂田

高閣連雲(攝影).....秦泰來

一九四四年的紀念(新年特載).....莫名・施果 六

滑鐵盧天下成敗之秋(歷史精繪).....白季仲 三

郵差先生(散文).....高岑 三

春日閑居(詩).....施鰲存 三五

稻場上(小說).....潛羽 二七

荒野(長篇連載).....師陀 四

趣味的色素(醫學小品).....無依 二

漫論「離婚」(批評).....吳伯簫 一

竹報平安(新年特載).....吳祖光 六

風沙寄語(故都通訊).....季黃 七

飄(連載劇本).....朱梵 三

婦人(小說).....蘆焚 九

冰天紀異(風俗獵奇).....幽素 二七

歸去(外三章)(散文).....徐翊 二三

豐子愷・張駿祥
夏霞・丁聰

病的生涯(散文)

施濟美(二五)

元宵(散文)

駱北(二五)

新年之憶(散文)

品品(二六)

雙清(長篇連載)

鴻蒙(二三)

永生的青春(小說)

葉絃(二四)

我愛講的故事(德育故事)

胡悲(二四)

閑話作家書法(藝文逸話)

賈兆明(二四)

連環套(長篇連載)

張愛玲(二五)

遲暮(小說)

關山月(二五)

哀長女可羣(散文)

姜丹書(二六)

晨(長篇連載)

羅洪(二六)

古昔的戀歌(小說)

曉歌(二六)

荒漠異聞錄(風俗獵奇)

沈翊鵬(二六)

胭脂淚(長篇小說)

張恨水(二五)

編輯室

(二五)

夷猶小語

鄭逸梅 清娛漫札

鄭逸梅

世界名人幽默集

幽素 奇異的馬路

科新信

獵奇趣味

滄一 世界獵奇

旅人

知識一行

軼明



新年
特載

一九四四年的紀念

莫名·施果

一九四三年過去了，這是多麼令人厭倦的一年！人們對於時間從來不會有過今天那樣的無情，很少人對這逝去的一年會興奮起留戀的歎息。面對着這歷史大書上被一些粗暴醜惡的字跡塗滿了的一頁，誰都不忍卒觀，而且翻過這新的一頁，誰都需要一點勇氣。這是又厚又重的一頁，千萬人的血流滿着在上面。

在這年頭歲尾，本是個回顧與前瞻的時機：舊的結了總賬，新的也得有點預算。但是今年又當別論，這驚心惕目的現實使人無意於此，強烈的火藥味與血腥氣逼得我們不敢回頭……我們寧願登臨高處，往後望得更遠一些，我們望到五十年前，一百年前，二百年前……

歷史大道上滿佈着一塊塊燦爛的里程碑，這些全是一羣不朽的大人物在放着不熄的光輝——一九四四年是光榮的一年。

第一個我們先要指認出來的就是大思想家尼采，他誕生於一百年前，一八四四年的十月十五日。尼采是一個對近代歷史有莫大影響的思想家，可是在今日的情形下來紀念他又不無刺激意味。這是一個最最大胆的偶像破壞者，他敢於冒大不韙，撕盡虛偽的面具而直達真理之核心——他否定道德，反對基督教，讚美戰爭，攻擊民主政治，鼓吹起超人哲學。顯然這樣的學說是富於危險性的，他自己也說：『我不是一個人，我是炸藥。』結果，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已有人譴責他是一個禍首，這

圖像說明

尼采 拉馬克 李基 雷賽斯 勃斯 哥柴可夫 詹姆斯 伯新底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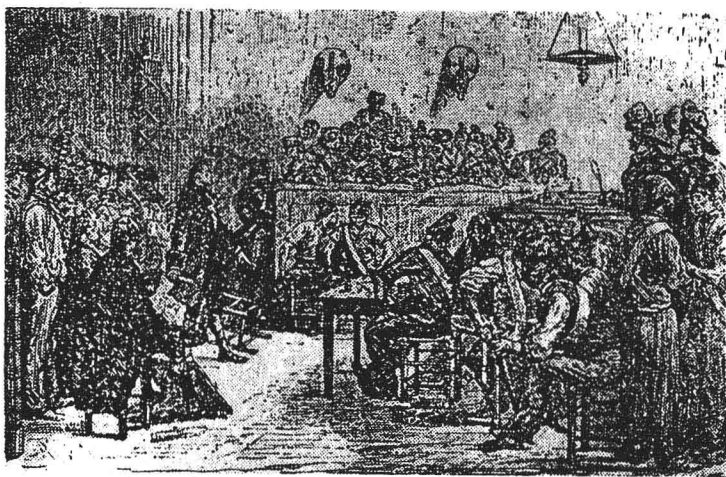


次大戰自然更難脫干係（墨索里尼與希特勒都奉尼采為宗師）。當然，尼采的思想大都還是被曲解與誤用，因之譴責也不免歸他，許多人當他是一個狂徒（而他後來也確乎發瘋，在神經錯亂中過了十一年，死於一九〇〇年）。總之，是功是罪還是讓歷史去判決吧，我們已能承認他的影響，而他的學說既能有如此大的影響，無疑已說着了些真理，他總不失為一個偉大的先知。

不過，謝天謝地，看來一九四四年的世界也許竟用和平的鐘聲，來慶祝這位現代「戰神」的百齡冥壽。

其次，「現代化學之父」的拉瓦錫（Lavoisier, 1743-1794）去年剛度過二百年誕辰紀念，今年又逢到他的逝世一百五十年紀念。拉瓦錫是一位英明豪爽，多才多藝的科學家，在研究化學之外（在這方面他是氧氣的定名者，化學定名的創始者，營養化學之祖，有機定量分析化學之祖），他還同時參加政治工作，他做過省議員，國民議員，農務委員，稅務總監，火藥製造監，以及財政，衛生，度量衡等各種官職，着實顯赫過一時。但是在亂世之際，這樣究非明哲保身之道；那時正是法國大革命殺人如麻的恐怖時代，他被仇人誣陷，被控貪污並被判死刑。他雖以科學家的榮譽聲請特赦，但革命法庭回他：法蘭西不需要什麼科學家。意思是科學家有些出類拔萃，為貫徹平等主義，索性剷除之為妙。當然在事後有的是惋惜，有一個科學家的話很有名：「他們割去那顆首級，不過是剷那間事，不知百年之中能否再產生那樣一個呢？」至今拉氏的銅像還矗立於巴黎市衛之中。

另外一位著名的化學家，道爾頓（Dalton, 1766-1844），原子論的創立者，今年是他的逝世百年紀念。他的為人與拉瓦錫完全相反，是一個努力於本位工作者，孜孜不倦，鏗而不舍，一生不交友，不娶妻，孤獨而寧靜。因此死也死得很和平，他晚年得癱瘓症，漸漸加深，最後在無知無覺中死去，宛如老僧之圓寂。



拉瓦錫受審於革命法庭之景

大生物家拉馬克 (Lamarck, 1744-1829) 的誕生一百周年紀念也光榮地落在這個年頭。拉馬克可說是一個最好的科學家典型。一生清苦非凡，但對真理的忠誠與工作的堅忍則始終不渝。「生命始於五十」，他從五十歲起開始系統地研究無脊椎動物，經二十年之埋首，始一冊冊的獻出他的巨著。單就甲蟲一項而言，經他鑑別分類的有八萬種之多。但因使用放大鏡顯微鏡過勤，雙目漸漸失明，終成盲人（伽利略的雙目是犧牲於望遠鏡）。幸而他有一個女兒幫助，他仍繼續努力，他活到八十五歲，工作到八十五歲，真可說是鞠躬盡瘁。他是進化論的先知，遠在達爾文之先。

德國近代的大科學家海爾姆霍爾茲 (Helmholtz, 1821-1894) 電學，光學，生理學，解剖學等的前驅者，逝世已屆五十年。而他的學生，大電學家赫芝 (Heitz, 1857-94) 中年夭折，與他死在同年。赫芝是電波的發現者，馬可尼不過依據他的研究而加以利用，他的功績是不容掩沒的。赫芝死於一月一日。

哲學家伏爾泰，那個光芒萬丈的大天才，法國啓明運動的健將，生於一六九四年，今年是他的二百五十年紀念。還有與他同時代號稱「法國孔夫子」的奎斯納 (Quesnay, 1694-1774) 的

老前輩，重農學派的領袖，湊巧生於同年。

文學家中使一九四四年增光的有法國大文豪法朗士，今年他的誕生百年祭勢必普遍於全世界。法朗士是一個前進而富於正義感的作家，對於弱小與被侮辱者都不吝他的同情；文學史上著名的 *Deyinas*，就是左拉與他主動的義舉。法朗士文章風格之美及其豐富的機智在法國文學中是很有地位的。他的名著已被譯成中文

的有小說『泰綺思』，『紅百合』等。

此外一九四四年可紀念的文學家很多，這裏只舉出幾個重要的，湊巧都是詩人：意大利文藝復興期大詩人，以『耶路撒冷的獲救』史詩著名的泰索（Tasso, 1544-1595）；英國古典時代詩人，以翻譯荷馬著名的頗普（Pope, 1688-1744）；法國象徵派詩人斐爾冷納（Paul Verlaine, 1844-1896）。

爲了使我們的國粹學者不太寂寞起見，我們也很高興指出南北朝大詩人江淹（文通）——就是那個夢吞五彩神筆的江郎——今年是他的誕生一千五百年紀念。而清代的經學家王念孫與汪中（容甫）都生於距今二百年的一七四四（乾隆九年）。

藝術家中有俄國大作曲家李姆斯基·哥柴可夫（Rimsky-Korsakov, 1824-1908）的誕生百年紀念。這是一位很受普遍愛好的作曲家，他的名作『天方夜譚』（Schcherzade）與『西班牙幻想曲』，差不多可說是家弦戶誦的。他的壽辰是三月十八日，喜愛音樂的朋友屆時可留意本埠音樂界及無線電台上的紀念節目。近代兩位著名的鋼琴家，俄國的 A. Rubinstein 與德國的 Von Bulow 都逝世於一八九四年，纔只滿五十年。還有歷史上最偉大的小提琴製造家，意大利的 A. Stradivari (1644-1737) 今年將要達到他的誕生三百年紀念。

現在只剩下一位大工程家要說，這就是蘇彝士運河的開鑿者，雷賽浦（Lesseps, 1805-94），他也是巴拿馬運河工程的發動者，雖然成功並不屬他。對於這樣一個巨人，我們尤宜在其逝世五十年之日致最大的敬意。

在本國史上有兩樁大事值得在本年紀念：明朝亡國三百年，與甲午中日戰爭五十年。

明末的可歌可泣的史實差不多是大多數人所熟知的。明朝直接是亡於流寇李自成，然後是吳三桂的『衝冠一怒爲紅顏』，開關乞師於多爾袞，於是清兵入關；壯烈的抗戰繼續達十八年之久，多少民族英雄擲了他們的頭顱；流寇的大破壞再加上征服的流血，戰爭與飢饉窮乏的狂瀾洗過了古國的每個角落，人民在屈辱痛苦的戰慄中苟延殘喘，這是歷史上空前混亂的時代。使人追念的還有崇禎帝這個英明的亡國之君，三百年的同情都是屬於他的。三月十九（陰曆）是他殉國之日，這就是後世的志士遺民僞託爲『太陽誕辰』，年年在遍佈各地的『朱天君廟』沉痛祭禱的日子。下面是一段崇禎殉國的哀史：

帝登煤山，望見烽火，歎息曰：「苦我民耳！徘徊久之，還宮，以劍砍長平公主，歎曰：『汝何故生我家中！』趣皇后自盡。內城陷，鳴鐘召百官，無至者，乃復登煤山，書衣襟爲遺詔，略云：『朕涼德藐躬，致逆賊直犯京師，皆諸臣誤朕。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以帛自縊……」

至於甲午之戰更有劃時代的意義，好像中日兩國的國運都以此爲轉捩點，一升一降，形成強烈的對照。尤其令人感慨的是，在短短不到五十年中，兩國間竟發生了第二次的戰爭。可是，說老實話，我們還得要感謝戰爭之賜，戰爭往往不是無益的；第一次中日之戰對於這個老大國家猶如重重的一鞭，弱點暴露一些，古老的夢醒了一些，由此很激發一些自強的精神，直接促成戊戌政變，間接促成辛亥革命，不管成績如何，至少已經歷了一次蛻變。至於這次戰爭又何嘗不將如此，戰後總得促成一些進步與新生，付了如許重大犧牲的代價決不至於毫無報償；使人聊可自慰的也唯有這一點。不過看看人家在五十年中飛黃騰達的情形，再回顧自己的不長進，又不免有一番深深的警惕——日本永遠是我們的一面好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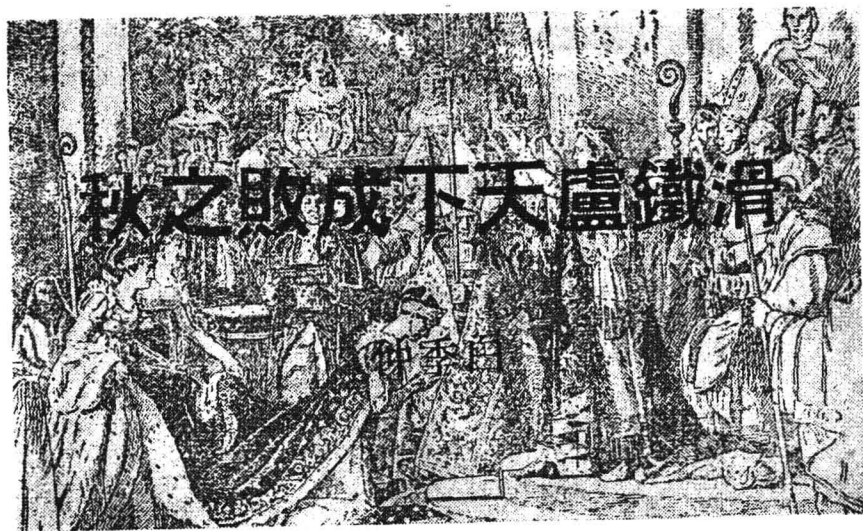
在西洋史上也有一樁大事，就是法國大革命的一百五十年紀念。法國大革命發動於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士提大獄的搗毀，但是高潮續發，至一七九四年始達頂點。這其間就包含一個『恐怖時代』，最初是有名的『九月大屠殺』，以後在斷頭台上是路易十六之死，瑪麗安東尼之死，馬拉(Marat)之死，丹東(Danton)之死，最後是羅伯斯庇爾之死（一七九四年七月廿七日）。羅伯斯庇爾是法國史上第一個獨裁者，也是大革命時期末一個英雄。他死了之後，革命的熱情漸趨衰歇，人心厭亂，理想的肥皂泡破了，甚至連自由平等的口號也有人懷疑，最後還是讓拿破崙皇帝來收拾這個殘局了事。

最後，回到文化史，我們須把電報發明的百年紀念提出來一說。模斯(Samuel Morse)發明電報成功是在一八三八年，但正式的公開試驗却是在六年之後。這是很可追憶的一幕，一八四四年五月廿四日，模斯這個白髮的發明家，鎮靜地坐在華盛頓的大理院的巨室中，在衆目昭彰下，用他的簡單的電報機把聖經上的一句話，『上帝所造者何物？』(What hath God wrought?)，拍發出去。幾分鐘後，他的在巴爾蒂摩朋友照樣把這句話拍了回來。於是羣疑頓釋，且都驚歎這個神奇的新發明；政府很快的准許了他的發明權，世界第一個電報

局就在同年中創設於美國。

電報發明雖不是近代文明的起點，但確乎居於很前列的地位；自從電報發明「百年以來，人類思想文化，科學工藝的新發展始風起雲湧，至二十世紀而臻於極盛，蔚為大觀。現在試將百年來的文化史列為年表於后，作為本文的結束：

一八四五	海王星發現	三	飛機發明 (Wright)
五九	達爾文著『種原論』	五	愛因斯坦創相對論
六〇	巴斯德發現細菌	八	巴夫洛夫 (Pavlov) 試驗交替反射
一	美國發生南北戰爭	九	北極發現 (Peary)
七	馬克斯著『資本論』	一一	南極發現 (Amundson)
九	蘇彝士運河開鑿成功	二	維他命學說成立
七六	電話發明 (Bell)	四	世界大戰發生
七	留聲機發明 (Edison)	五	巴拿馬運河開鑿成功
九	電燈發明 (Edison)	七	俄國成立共產政府
八五	汽車發明	二〇	國際聯盟會成立
九五	X光發明 (Roentgen)	四	環飛世界一周成功
	弗洛依特 (Freud) 創精神分析學	三二	重氫重水發現 (Urey)
六	無線電通訊發明 (Marconi)	五	磺醯胺 (Sulfanilamide) 化療藥物發明
七	電子發現 (Thomson)	九	原子分裂實驗成功
八	鐳發現 (Curie)		
一九〇〇	蒲朗克 (Planck) 創量子論		
一	諾貝爾獎金開始授給	一九四四	???



拿破侖與格魯西

支魏格原著：「歷史精繪」之一

命運女神常常投奔於強大者的膝下。多年以來，她跟婢僕一般服役於該撒、亞歷山大、拿破侖等人物，因為她本來就喜歡這種跟難測的元素一般，與她自己相似而不可分離的原始性的人物。

但在一切時代，極偶然地，命運女神往往突然瘋狂起來，委身於毫不足道的渺小人物。她的紡紗往往——這就是世界史上最驚奇的一剎那——在一剎那間，放在絕無意義者的手裏。這種人物，常因這種將自己推進到英雄的世界劇的暴風，不但得不到實惠反而受了迫害，幾乎常是戰戰兢兢地，將這到手的命運，眼睜睜看着從手裏逃走，只有極少的人奮力捉住這個機會，確保了自己。原來偉大的東西，只在一剎那間會委身於渺小者。疏忽了這一剎那間，再得不到第二次的機會了。

格魯西

維也納會議的跳舞、機劇、陰謀、討論之中，忽然跟轟

隆隆的砲彈一般，到來了驚人的消息。被囚的獅子拿破崙，掙破了厄爾白的籠子。別的飛馬報又接連帶來了報告：他佔領了里昂；驅逐了國王；軍隊揚起狂熱的旗浪向他投奔而去；他已經踏進了巴黎的屈露里宮。列比日錫的大會戰，二十年的屠殺戰，都歸之水泡泡影了。原在慷慨激昂滔滔熱辯的要人們，立刻好像被猛獸的爪子抓住一般，縮做

一團，英吉利、普魯士、奧地利、俄羅斯的軍隊很快的動員起來，準備再一次將這位霸王來一個澈底的粉碎。那些歐羅巴的皇帝和保皇要人們，從沒一次，像受到這最初警報時，團結得這樣堅固。惠靈吞從北方向法蘭西進兵；勒留海爾所帶領的普魯士兵從側面挺進，遙為聲援；修伐爾詹堡在萊茵流域厲兵秣馬；俄羅斯聯隊作預備軍，橫穿德意志，拖起笨重的步伍前進。

拿破崙立刻看出致命的威脅，知道在敵軍集合之前，不能有片刻的猶豫。他必須不等普、英、奧三軍會合而成聯軍，決定法國的瓦解之前，先將敵人分裂



拿破崙

開來，各個擊破。他須得迅速，要不然，國內的反對派又會起來暴動。不能等共和黨強起來，聯合了保王黨；不能等口頭圓滑的富西等與他的真正敵手泰列蘭勾結好，從背後給他一個意外的打擊。一天的猶豫便是損失，一小時的遲延就是危險。因此他性急慌忙地，將鏗鏘作響的骰子，投到歐羅巴最慘酷的戰場，比利時的方面。六月十五日晨三時，偉大——而且現在是唯一的——拿破崙軍的急先鋒隊越過了邊境。很迅捷地，在十六這一天，便攻擊普魯士軍，將它擊退了。破籠獅的第一爪，是駭人而且幾乎是致命的。退敗而未遭殲滅的普魯士軍，向布魯塞爾退却了。

於是，拿破崙的第二度攻擊，便對惠靈吞裝好的姿勢，他沒有功夫喘一口氣。多過一天只是使敵人增強一天，而且他必須以勝利之火所點起的油，陶醉自己背後的國土，流血與不安的法蘭西人民。十七日，他將全軍挺進到那位跟冰冷的鋼鐵一般的神經敵手惠靈吞，在建築着工事的卡托爾勃拉高地。拿破崙軍隊

的配備，從沒有這天這樣的周密；司令的頭腦，也從沒這天這樣的明晰。他不但顧慮到進攻，也考慮到自身的危險。他恐怕被擊敗而未被殲滅的勃留海爾軍，與那惠靈吞的軍隊會合起來。爲了防備此點，他分撥一部分軍隊，逐步緊追普魯士軍，阻止他們和英軍的會合。

他委令格魯西元帥担任追擊軍的司令。格魯西是一個能幹，正真，精悍可靠，深得中庸的人，他在任騎兵隊長時，着實有些能耐，但總之也不過是一個騎兵隊長罷了。他不是繆拉那樣熱烈潑刺勇猛果敢的騎士，也決不是聖西爾、倍魯吉那樣的戰略家，更不是納依那樣的英雄。他的胸頭沒有戰士的胸甲，沒有一種傳奇與他有關，在拿破崙傳奇英雄的世界中，沒有一種顯明的特色使他獲得名譽與地位。出名的只是他的不幸與災難。二十年來，從西班牙到俄羅斯，從荷蘭到義大利，他參加所有的戰陣，一步一步昇進到元帥的高位。他不是倖進，也不是有特殊的勳蹟。奧地利兵的槍彈；埃及的火般的太陽；阿拉伯人的短劍；俄羅斯的酷寒；在馬連可，死了陀塞；在開羅，死了古爾塔；在華格蘭，死了冷納；老前輩一個個凋零了，把地位讓給了他。所以他的高位顯職，並不是自己攻取而得，乃是由於十年的爭戰，自行展開到他的前面。

的。

拿破崙不把格魯西當做英雄與戰略家，他深深知道這是一個忠實可靠，正直冷靜的人。只因部下大將半已死亡，其他的又厭倦了不斷的野營生活，已經心灰意懶，退藏在自己的鄉土，所以他只好以這中庸的人物，托付這生死關頭的行動。

在里尼大勝後的一日，滑鐵盧的前夜，六月十七日的上午十一時，拿破崙第一次將自主的司令權交付格魯西。僅僅一天之中，這位拘謹的格魯西，從行伍社會登身到世界史中。僅僅是一剎那間，然而這是怎樣的一剎那間呀！拿破崙的命令是明白的：當他親自攻打英軍之時，格魯西必須率全軍三分之一，追擊普魯士軍。這似乎是一道簡單的委托命令，決不會有什麼差池，但是富有伸縮性，有着雙刃之劍一般的危險性。因爲格魯西不單追擊敵軍，同時還須與本軍保持不斷的聯絡，以進行自己的任務。

格魯西遲疑地接受了命令。他不慣於獨當一面的行動。皇帝天才的眼，所以對他的慎重給了指示，就以爲他的思慮雖沒有主動性，但却是可靠的。要不然，他會感到背後別位將軍的不平，說不定動不動又感到命運的黑翹。只有在本營的附近才能使他安心。僅僅三小時的急行軍，他的軍隊已遠離皇帝的隊部。

在傾盆大雨中，格魯西告別而去；在泥濘的粘土上，他的兵士慢慢地向普軍追跡。至少，在想像中，那是勃留海爾與其軍隊所去的方向。

加猶之夜

北國之雨，永無停歇地下着。拿破崙的聯隊像一

羣濕淋淋的野獸，在黑暗中，每

個人皮鞋底下拖了兩磅泥，拖着累贅的步伍，沒有下宿的地方，不見一所房子，一個屋頂。

稻草濕得不能躺下去，兵士們十人一堆，十二人一堆，筆

直地坐着，互相背靠背，在大雨淋漓之下打着瞌睡。皇帝

自己是完全不休息的。不利于

瞭望的天氣，偵察甚不方便，探報接連帶來血淋淋的報告，

他像害熱病一般，神經奮昂地跳來跳去。他不知道惠

靈吞是不是來應戰，關於普魯士兵的情形，格魯西又沒有報告來。於是在午夜一時，——不顧一切，冒着

大雨——沿着步哨線，走到閃爍霧氣中，發出輕烟般

光稜的，向英國陣地的大砲射程中，擬定了攻擊的計



劃。到了黎明，回到加猶的小舍，可憐的司令營，在這兒，見到了格魯西送來的第一次緊急報告。報告普魯士兵的退路不明，但總之是在追擊普兵了，算是一種安慰。漸漸地，雨停歇起來了。皇帝焦躁地在屋子裏來回地走，慢慢地望得見遠景，凝望着淡黃色的地平線，看看有沒有決定的徵象出現。

早上五時——雨停了

心頭的雲霧開朗了。發下命令，定九點鐘作全軍衝擊的準備。命令傳達到了各處。一回兒，響起召集的鼓聲。這時候，拿破崙才投身行軍床上，準備作二小時的睡眠。

登

滑鐵盧之晨

晨九時。但軍隊還沒有全部集合。大地在雨水中浸了三

天，使一切運動都變成困難，妨礙了砲兵的移轉。太陽慢慢地出來，映照在烈風中。但這個不是閃爍光潔層淡黃色的，不快地照着。作戰的準備舒全了。於是，拿破崙在戰鬥開始之前，再度跨上白馬，沿全線巡